

人生五味

钱不借,友还在

同学大迟一直有挣大钱的梦,大学毕业走创业路,父母挣下的那点家底都快被他折腾没了,他还勇往直前。别说资金链了,连自己粮草链都经常断。借钱成了常态,同学朋友躲他像躲瘟疫,有几位同学手机拉黑他了。

孙胖子那年刚从外地回来,听说此事,忙要来大迟电话,主动请他吃饭。有同学善意提醒,捂紧兜里的钱,让大迟看到肯定“粘”个精光。孙胖子“嘿嘿”乐,说:“难兄难弟,谁怕谁?”

孙胖子请大迟吃饭,不等大迟开口,孙胖子先哀叹自己这几年在外面投资失败,负债累累,舌头绕来绕去,问大迟可否有借钱他渡难关。大迟听闻,哭丧着脸掏出俩口袋让孙胖子看,果然比脸还干净。那天,大迟和孙胖子像失散多年的亲兄弟,同病相怜,掏心窝聊了许久。大迟感慨借钱之难,恨世态炎凉,孙胖子跟着附和,最后孙胖子幡然醒悟:借钱如此之难,只能靠自己,先找份工作积累财富,等有钱了再从长计议。

孙胖子的话,大迟听进了一半儿,但他还想再试一把,掏出通讯录,研究半天,谁有可能借给他钱。但候选人都被孙胖子一一否决了,孙胖子说:“我早借过了,那

些人貌似有钱,其实买房买车欠了一屁股债。”

孙胖子主动卖穷,不但解救了自己的荷包,还解救了不少同学朋友的钱袋子,成功将大迟送入了工厂打工。

其实,那些话都是孙胖子瞎掰,他虽谈不上有钱,但借给大迟万儿八千不算难事。但孙胖子说,不能借,借给他是害了他,早断了他借钱的路,他还能踏实找份工作好好过日子,不然坑越挖越深,负债多了,大迟这辈子算完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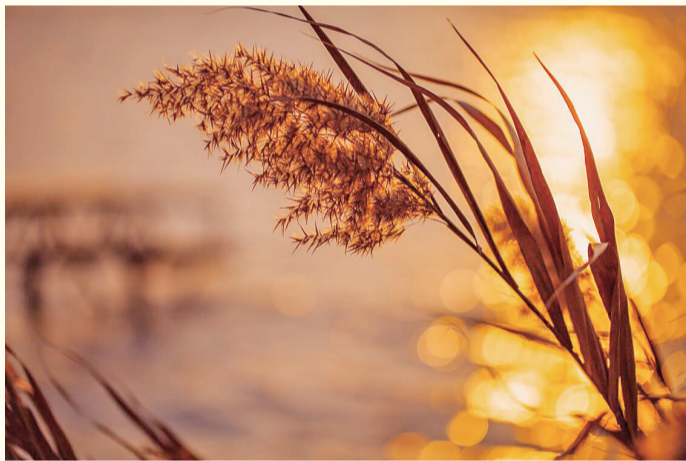
去年,石同学重病,班长群里一吆喝,众同学积极响应,只有孙胖子没吭声。我严重鄙视孙胖子,好久不理他。后来,石同学私下告诉我,就数孙胖子捐钱多,但胖子交代了,不让扩散。死胖子,还是怕露了富,自己谎言被揭穿。

都说“借钱,朋友没了,借了钱,朋友和钱都没了。成年人在自己能承受的范围消费和投资,不啃老不啃友是一种责任和担当,一旦有人借钱,也没必要弃他而逃,钱不借,但友情还得打包赠送。孙胖子就是遵循这个观点,借钱分场合,救急不救贫。不借钱但友还在,这除了需要智商,还需要“爱商”呀!”

(马海霞)

心情笔记

芦花



“芦花没有什么看头。”日本女作家清少纳言在《枕草子》中这样写道,的确,芦花极普通极平常,不能和姹紫嫣红的奇花异卉相比。而我独爱这个没什么看头的芦花。

记忆中,故乡的小河滩上有那么一片茂密的芦苇,鸭知水暖的季节,还在襁褓中的芦苇,从河滩边抬起头来,尖尖的,嫩嫩的,几场春雨过后,笋样的身子由细变粗,芦芽不断地跃出水面,像玉米拔节似的往上蹿,继而又长出硕长的叶片。端午节以后,芦苇一个劲地疯长,芦苇顶部抽出圆锥形的花穗,初绽新蕾之艳。盛夏三伏,花穗渐渐蓬松,毛茸茸,软绵绵,我们信手一捋,花穗会分解成无数个小绒球,轻轻一吹,天空中便有六月飞雪。等到了重阳、霜降之时,百花凋谢,草木枯萎,芦花益发显得超凡圣洁,远远望去,河边一片霜白。初冬,北风一吹,花絮飞舞,纷纷扬扬,我们从头上路过,花絮就会飘在我们的头上、脸上、身上,柔柔的,好温馨。

进入中学后,紧张的学习生活让我很少接触外界,我似乎再没见过芦花。偶尔乘公共汽车外出,我总会眺望车窗外的风景。

在河湖的四周,吸引我的也许不是那一排排整齐的道旁树,而让我整个人精神起来的,却是河滩边的芦苇丛。然而,随着河道的整修,原本长在河滩边的芦苇丛都慢慢地消失了,那芦花烂漫的日子,那花絮飘舞的时节,已经很难再见到了……曾经熟悉的物事,因经久的阻隔而变得遥远、陌生。

我多么想再看一看“苇花半起时,晚凉有清香”的芦花。去年元旦,我和几位友人去江心小岛长青沙游玩。正是寒潮来临,天色阴晦,沿途河畔一派萧疏景象。突然有人惊呼:“芦花!芦花!”抬眼望去,江边,一片连绵的盛开的芦花。芦花似雪,在寂寞的冬季开得那样烂漫,将这寒冬的阴郁一丝丝、一缕缕挑亮。难以想象,那么柔弱的植物竟然顶风斗雪,成为这寒冬腊月里一道独特的风景。这是单纯的有着顽强生命力的芦花,是我童年的芦花,隔了几十年相见的芦花,在诗中邂逅的芦花。如今,她不再模糊,而是圣洁的白雪之盟,缔结在我心上。

芦花飞雪涨晴漪。在这白露为霜的冬季,我与芦花有个约定。

(吴建)

·微语录·

用文字感恩

去护理院看望妈妈,一见面,妈妈把我拉到角落悄悄地说:“你可以帮我做一件事吗?”妈妈从来没有用这样的方式让我帮她做事,而且一副很神秘的样子,我心里顿时有些忐忑,小心翼翼地问:“让我帮您什么事情?”

妈妈把嘴凑近我耳边,轻轻地说:“帮我写篇文章表扬一下这里的人好吗?院长、医生、护士、护工,他们都对我非常非常好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感谢他们!”

我很震惊,妈妈是一个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老人,并没有太多文化,我真的没想到,她还能想到用文字这种方式来表达感恩。

妈妈曾经是个宁愿吃苦也不受气的人,而在护理院里,从妈妈那开心的表情和快乐的笑声里,我知道妈妈的感恩之心是如此真挚!

——选自丁小枫的微信朋友圈

纷繁世相

温情房东

那年,我在广东省东莞市道滘镇昌平村的某公司打工。在那个陌生的地方,我先是习惯了被人冷漠对待,然后又慢慢习惯了冷漠地对待别人。当然,这个“别人”里也包括收了我两年多房租的房东。

房东是本地人,一个40多岁的妇女,很少见到笑容。我每次和她说话都不超过10句。最多的一次是我刚搬来时,与她讨价还价谈房租。此后,我们每个月一次的对话基本上是按以下模式进行的:“你好,今天晚上9点钟你在家吗?”“在,你过来吧。”“这个月多少钱?”“640元。”“这是650元,你数数。”“好,找你10元。谢谢了。”“慢走。”

当时,我总是想,只要每个月能够按时交房租,没有大动干戈改造房间,住起来就心安理得,用不着和她打交道,也用不着如其他租客一样,与房东套近乎,打听房东的“前世今生”。而她应该也会认为,反正每个月都能按时收到那个年轻人的房租,也无需了解他的任何情况。

那年腊月二十七,当她打电话来催交房租的时候,我的心里有点慌,因为这次的对话模式要改变了——我没有足够的钱交房租。我不得不向她作出解释:由于自己的一次失误,让公司蒙受损失,按照合同,我必须赔偿20%,即5万多元。我已倾

尽所有,还借了几个朋友和同事的钱才把这件事情了结,现在连吃饭都成问题了……所以,房租能不能年后再交?

这是我第一次欠房租,我没有放下电话,而是在静静地等着房东的答复。我在听的过程中,似乎看到了房东那张冷冰冰的脸,也似乎感觉到房东自此开始会每时每刻盯着我,看我会不会因为房租而逮住个机会逃得无影无踪。出乎意料的是,房东的声音从电话的那一端传了过来:“没关系,你下个月一起交也可以。”

就在答应我缓交房租的第二天晚上,也就是腊月二十八,我正在翻手机中的通讯录琢磨着向谁借生活费时,门铃响了。我问了一声:“谁?”门外传来房东的声音。让我意想不到的,她并没有要求查房,而是对我说:“我是想问一下你现在还有没有伙食费,马上就过年了,如果没有的话,我可以先借给你几百元,毕竟一个人在外面打工挺不容易的。”

那个春节,我是一个人在出租屋里度过的,但我并不觉得孤单,因为这个房东,房间变得暖暖的。多年以后,在热闹的春节里,我常常想起那个地方——广东省东莞市道滘镇昌平村,其实并不陌生,而且充满了温情,给了我奋发向上的力量。

(甘武进)

麻辣百家

特色午餐

那天,我和媳妇一起报了个邻省一日游,每人费用100元。宣传单上说,费用包含景点门票、一顿“特色午餐”等。

出发那天,前去旅游的游客众多,坐了两辆大巴车,大家都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踏上了旅程。当时,工作人员特意叮嘱我们,由于参观的项目较多,时间紧迫,所以大家在游览时,尽量做到不掉队不单独活动,以免耽搁“特色午餐”时间。

大约早上9点左右,我们顺利抵达目的地。我注意到,这次带队的旅游公司的工作人员还挺专业,讲解起来头头是道。不过,总感觉对方做事有点磨磨叽叽的,本来一个景点半小时就能看完,可他非要停上一个多小时才喊大伙去下一个景点。

由于早上走得急,我和媳妇都只匆匆吃了一点,还不到

中午12点,肚子就饿得咕咕叫。我想,再忍一下,也许到了饭点,他们就会通知大家吃饭。然而,眼看着下午1点都过了,也没见有人通知吃饭。看得出来,许多人和我一样饿得心发慌,走起路来无精打采。

等到下午快2点时,工作人员说,要吃饭了。一听有饭吃,大家顿时来了精神。这时,工作人员示意大伙排好队,然后从大巴车的后备箱里抬出几大袋面包和矿泉水,边发边不停地道歉:实在不好意思,本来安排大家是去饭店吃“特色午餐”,但由于时间紧迫,还有好几个景点没有参观。如果因为吃饭而耽搁了大伙旅游参观,那多不划算呀!

我们对工作人员的解释嗤之以鼻,大家都清楚:这不过是他们为自己不合理的做法找的借口罢了。

(姚秦川)

饮食人间

鱼汤浇饭

幼时家里兄弟多,七八口之家,有碗饱饭吃就不容易了,偶尔才能沾点荤腥。记忆里我最难忘的,是鱼汤浇饭。

母亲难得烧回鱼,浓油赤酱,红红的,香香的,吃第一碗饭时还能吃到一点鱼的肉,第二碗时只剩点鱼汤了。父母亲就会说:浇点汤下去吃吧!每人浇了两大调羹鱼汤,欢天喜地摇饭碗,即端着饭碗满村头转去了。

用鱼汤浇过的饭用筷子一拌,白饭变成了红饭。母亲烧鱼总会多放点油,饭粒在阳光下粒粒闪光,加上鱼汤的鲜味,“三扒两咽”,第二碗饭早已下了肚,想再吃已没有了!所以,小时候的鱼汤浇饭是我记忆中最美最鲜最有味的饭食。

过了80岁,我对往昔之事越发思念。现在鱼肉已成家常便饭,吃剩下的汤都倒入垃圾桶。有一天我忽然想吃鱼汤浇饭,喝了几口老酒,盛上半碗米饭,拿

起调羹舀了几勺鱼汤将饭拌透,老伴与孩子看到了都笑喷了饭。自此之后,每次吃红烧鱼我必以汤浇饭。

从医学的角度来讲,这样的做法并不值得效仿,其中一个原因是被汤泡过的饭粒被牙齿咀嚼的时间相对较短,口腔里唾液的分泌也较少,不利于消化。我深知这个理论是对的,却仍坚持要吃,这是一种记忆上的反色,它使我在精神上得到一种补偿与满足,虽然在健康的砝码上打了一些折扣,但在我的精神支柱上又得到一次享受。小时候想吃却没有吃,如今我老了即使吃得几口鱼汤浇饭,对我的晚年生活也是一种大补益,也可以讲是我人生的再次享受。故用四句七言作结:鱼汤拌饭记忆美,难填幼肚味儿追。老夫拾来当盆菜,咀嚼人生百年随。

(吴达如)

往事随风

拔河泥

故乡村西有一条河,村民把它叫做“外河”。沿着河堤往南走,五六十米长的堤坝内有10亩稻田,这片田每年都是用河泥作基肥,水稻长势很好,收成也很好。记忆中,每年深秋的农闲时,生产队就在那里安排男社员青壮年闹河泥,女社员们拔河泥。

这“拔河泥”,顾名思义,就是把船舱里的河泥,拨到岸上的田里。

那年,我高中毕业,第一次轮到拔河泥。我起了个大早,站在堤坝上等候着。只见堤坝上有个形如簸箕的坑,我们称之为“河泥坨”,河泥就从那流淌到田里。陡直的河堤边挖了几个台阶,为闹河泥的人上岸下船提供方便。

我等了好久,两个男社员撑着载满河泥的船靠在堤边。他们利索地把跳板一头斜架在堤坝的台阶上,另一头放在船舷上。这下,便是我下去拔河泥的时候了。我从一人多高的堤坝上小心翼翼地下去,站在跳板上,拿起铁锹从船舱里舀起一锹河泥,用力甩向河泥坨里。这一锹河泥大约五六斤重吧,我甩起来还比较轻松。不过,这是船里表层的河泥,薄,还不算重,之后河泥便越来越干,一锹河泥也随之越来越重,

我不得不越发使劲,才能甩过去。这样一锹接着一锹地甩着,船舱里的河泥渐渐浅下去。待河泥拨完后,那两个男社员就继续闹第二船河泥。

我站在堤坝上,看着他俩闹河泥。两人站在船舷的两边,以保持船体平稳,每人手拿两根3米多长的竹篙,竹篙下端连接着闹泥夹,那是带着网兜的夹子,下水时张开,直插河底,再将竹篙用力一夹,然后慢慢往上提,直至把河泥夹拉进了船舱,再打开闹泥夹,河泥便落进船舱里。闹一次,船就往前撑一点移动一下。没多久,他们又闹满一船河泥,靠在河堤边。接下来,又是我的任务了……

夕阳西下,落日的余晖照在田野上,仿佛给大地镀上一层金色。我们这才收工,那两个男社员闹河泥有十多船,我也累得筋疲力尽。

如今,我想起拔河泥,便有些后怕。那个时候只知道挣工分,我根本没想到潜在的危险——站在跳板上,使劲用力向岸上甩河泥,稍不留神就会跌入那深深的河道中,而我并不会游泳!

时光流逝,闹河泥与拔河泥这样的农活,早就消逝在时光中。只有辛劳,还留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(潘菊珍)

生活

记录我们的多彩生活 记录城市的生动表情